

## 輕嘗淺試 樂也融融

酷熱的七月，熱浪迫人，中午的石壁被炎陽照耀得像火爐般炙手，幾乎可以煎熟雞旦，理應是攀石運動歇暑的季節，想大家都會拋下鋼扣和栓索，從櫃底將潛鏡和蛙鞋都掏出來往沙灘走。不過假日沙灘的人潮真是使人望而卻步，平日輪車上班經已可怕，難道假日還要去擠沙甸魚嗎？何不趁着清晨的朝陽與三兩知己無拘無束地享受攀石之樂呢？

太平山頂岩場此為「總督線」

### 高佬宜攀「紅十字」

七月九日清晨換上了短褲和背心，背上了重甸甸的小背囊，左手找著頭盔，右手將百五呎長的繩往臂上一掛，便跳進了往白田的一零四號巴士，揀個舒服位子，繼續我的美夢，到達總站後與黎浩堂君，梁明華君及昂平青年旅舍社監——一位攀石狂熱的後起之秀湯卓焜君道早安，數個重甸甸的背囊便由白田新區沿馬路上山，橫越龍翔道後，烟礮山旋轉著的雷達便抬頭可見，沿著一條沒有水務局鐵欄的車路上行，不久後便見到水務局的集水池沿鐵絲網旁的小徑約十五分鐘行程左右，便見到從山的

主體突出來的烟礮山岩堡 (Beacon hill buttresses) 早已有了兩隊攀石隊在練習。我們一干人等便向一外懸石壁(Overhang Wall)之左手邊發展，可幸陽光被濃密的樹陰所遮蓋，正是我創新線(First Ascent)的好機會，此節係在外懸岩壁下，在嘉狄板坡 (Krai slab) 之右，一株大樹旁是攀爬約三十呎高直挺的牆，聞說以前曾有攀石者攀爬，但結果失敗，不知是否真確；鑑於攀石指南未有提及，我辜且大胆地開創此線，因為根本無法知道是否有防護點或立足點，而且難度亦未知。起步的地方有小許青苔痕跡表露，首先以手足反蹬方法攀越該節的石縫在越過一草叢後，再以手足反蹬到一吊手崖下，可以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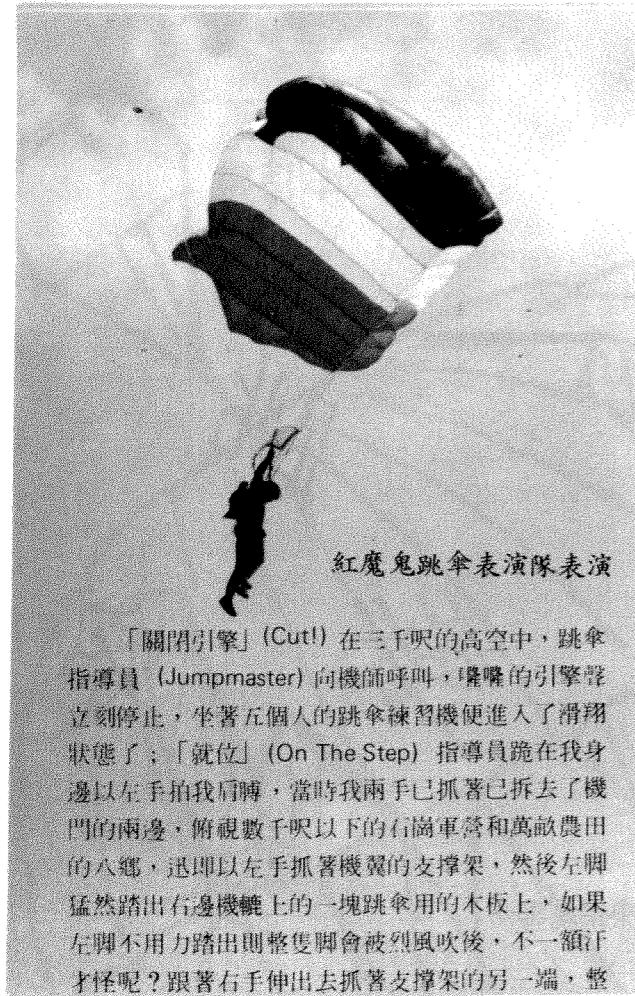
## 夏晨攀石

康威

整個身子藏在凹位內，先放置一個大號栓子及拖一條稍長的栓索以防繩子經過外懸的石牆時會被擠夾著，不能動彈。當面對石牆時左右邊是一外懸牆，嘗試了一次失敗後知力未能逮，於是須靠左攀一直挺而又暴露的牆，當我左轉出時，右手得擠著剛才以手足反蹬的石縫，右足則只能踏在一平滑的石面上，左足伸出石角外踩在一「冬菇」上，整個身子著力點被這「冬菇」支持著，外懸在離地面約二十呎的岩牆上，左手的手抓點始終離左手約五吋高左右的地方，我嘗試去捉抓此點凡三次之多，正所謂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我開始有些失望和頹喪了，但回首俯視數對親切和期望的眼光，我整個人就好像大力水手吃了大力菜一般，將自己的毅力，勇氣和潛在力推了出來，看準了那手抓點猛然跳撲出去捉那重力抓，幸好左手抓過正著，整個身子便從石角(Corner)裏盪了出來，靠左手和左腳趾尖支持身體的平衡，雙手抓緊那重力抓後，便移步而在，在左手邊的一株樹作保險點，此處有兩線一則可靠右依「冬菇」直上該牆，另一線較長是沿左邊的棧道(Ledge)貼牆而行約二十呎左右與「強迫線」(Compulsion)相連，我曾試圖直上此外懸的牆，可惜缺乏立足點而須後退。頃刻之間，面對著一約十五呎向內的石角，然後以足背蹬直上，在一石臺後便見到一株勁拔的矮樹；全線長約一百卅呎，難度達五級乙(Hard Severe)被命名為紅十字(Red Cross)可能此線須要個子高的攀石者攀爬之故，所以尚

烟墩山岩堡「紅十字」線中越過吊手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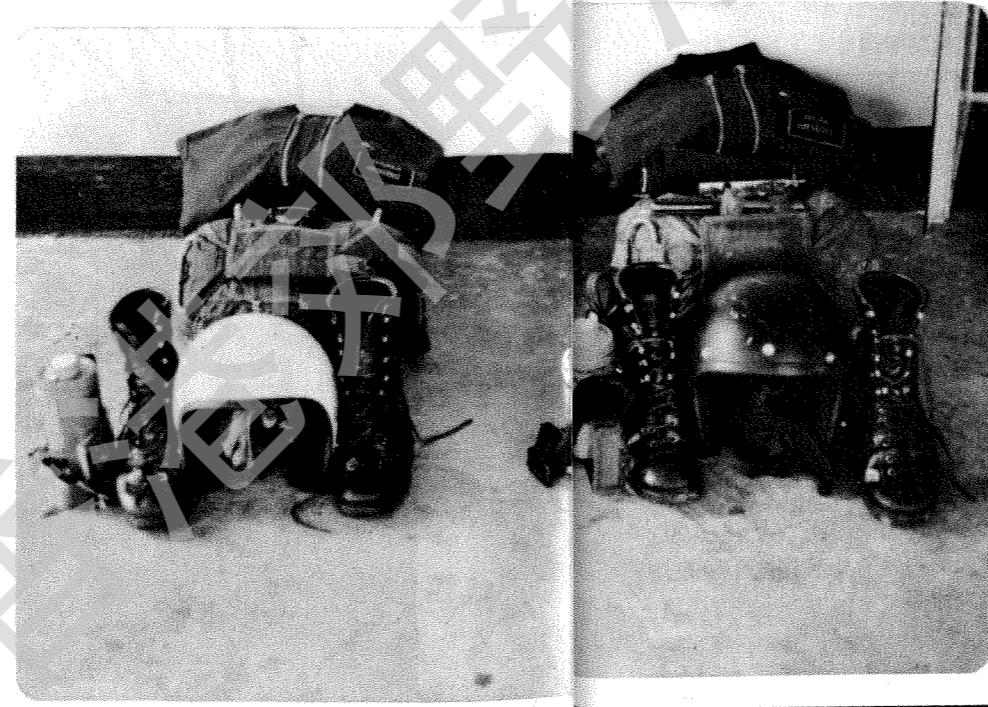
紅魔鬼跳傘表演隊表演

「關閉引擎」(Cut!) 在三千呎的高空中，跳傘指導員 (Jumpmaster) 向機師呼叫，「隆囉的引擎聲立刻停止，坐著五個人的跳傘練習機便進入了滑翔狀態了；「就位」(On The Step) 指導員跪在我身邊以左手拍我肩膀，當時我兩手已抓著已拆去了機門的兩邊，俯視數千呎以下的石崗軍營和萬畝農田的八鄉，迅即以左手抓著機翼的支撐架，然後左腳猛然踏出石邊機艙上的一塊跳傘用的木板上，如果左腳不用力踏出則整隻腳會被烈風吹後，不一額汗才怪呢？跟著右手伸出去抓著支撐架的另一端，整個人像玩平衡木一樣的姿勢單腿立在機輪上的一板上，作好一個跳傘姿勢 (Stable Spread Position)，指導員狄克·威特先生 (Mr. Dekewright) 大叫「跳」(Go!)。當時我毫不畏懼地以雙手推後，飛機的前衝力和高空的勁風便將我整個人拋出空中，當離開飛機時，不其然地開始數數目：「千一」，「千二」，「千三」，「檢查」「千五」(Thousand One, Two, Three, Check, Five) 其中用意是適合初學者利用自動降傘於五、六秒中，在高空中飄盪之後，讓降傘徐徐張開，而不至在此數秒時間內無所事事而陷於驚惶失措的狀態下，並且能檢查降傘能否打開。

當我的軀體離開飛機時，便成為一個大字形，即兩手伸開兩腳分開及微曲頭仰起上望，像受傷的小鳥般下跌，下跌再下跌，我當時仰起頭無法見到甚麼只感到整顆心由口中吐出來，依然停留在機翼上，而自己則無依無靠地在離地數千呎的上空飄浮盪漾，好似魂遊太虛一樣，頭盔也幾乎飛脫，只能彊硬

著身子大字形地下跌，真不知如何是好。幸好當我身體與大地成直角下跌時，便感到像被拖了一把似的緩衝衝下來，再舉頭一望，那紅、綠、白三色尼龍布質半球形的大傘子將太陽的光輝遮蓋了，忙不迭欣賞色彩繽紛的降傘 (Canopy)，迅即舉手分別拉著肩膀上連接降傘帶的兩條控制繩。果然當我以右手將右邊的控制繩拉下時，降傘右邊的轉向洞便立即關閉，風便吹入左邊的轉向洞內推動降傘向右轉，但我一時樂極忘形緊拉不放結果並不是使我再向右邊去，而是使我團團轉，慌忙鬆開右手，降傘便繼續下降。忽然，連在身體上的軀體安全帶，

(Body Harness) 上的後備傘 (Reserve Parachute) 發出了一些响聲，低頭一看，原來連貫在後備傘上的單線發音的收音機發出响聲，機場上的控制員開始向我發出指示，我立刻重複地將腳伸展和合攏，表示我已收到他的指示，我再留心觀察高度指示表，現在已降落至離地千五百呎左右的高空上，兩手分別牽著控制繩向下俯視萬畝良田和伸延千呎的跑道，此時才能體會到在空中翱翔展翅的雀鳥的個中樂趣。漸漸地我發覺有些不妙了，並不是羣鷹進襲，而是有一股怪風忽然將我由機場旁邊的降落十字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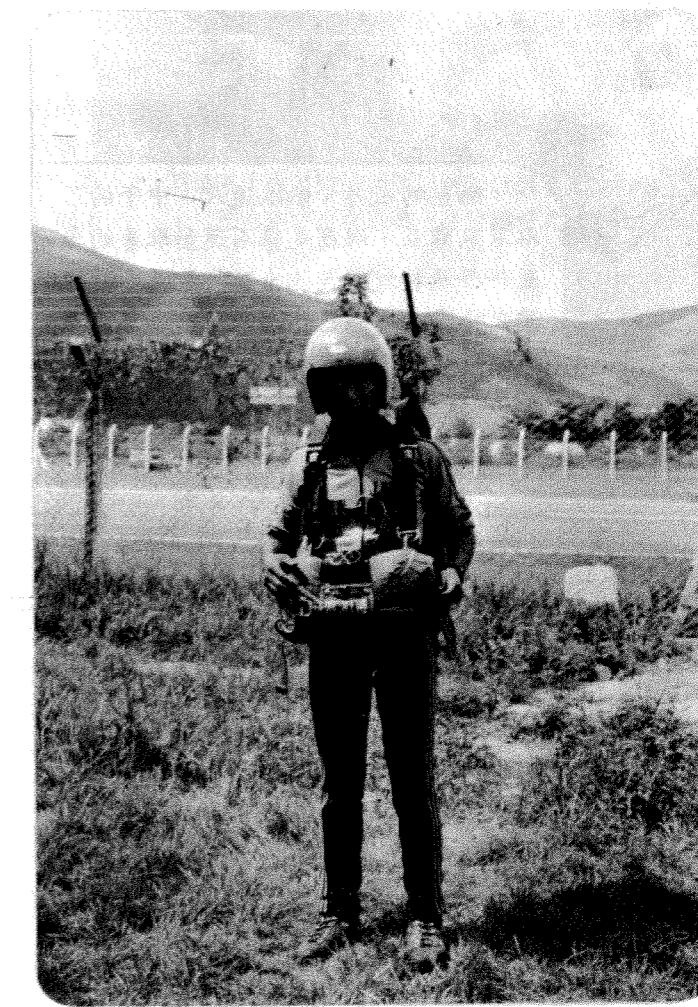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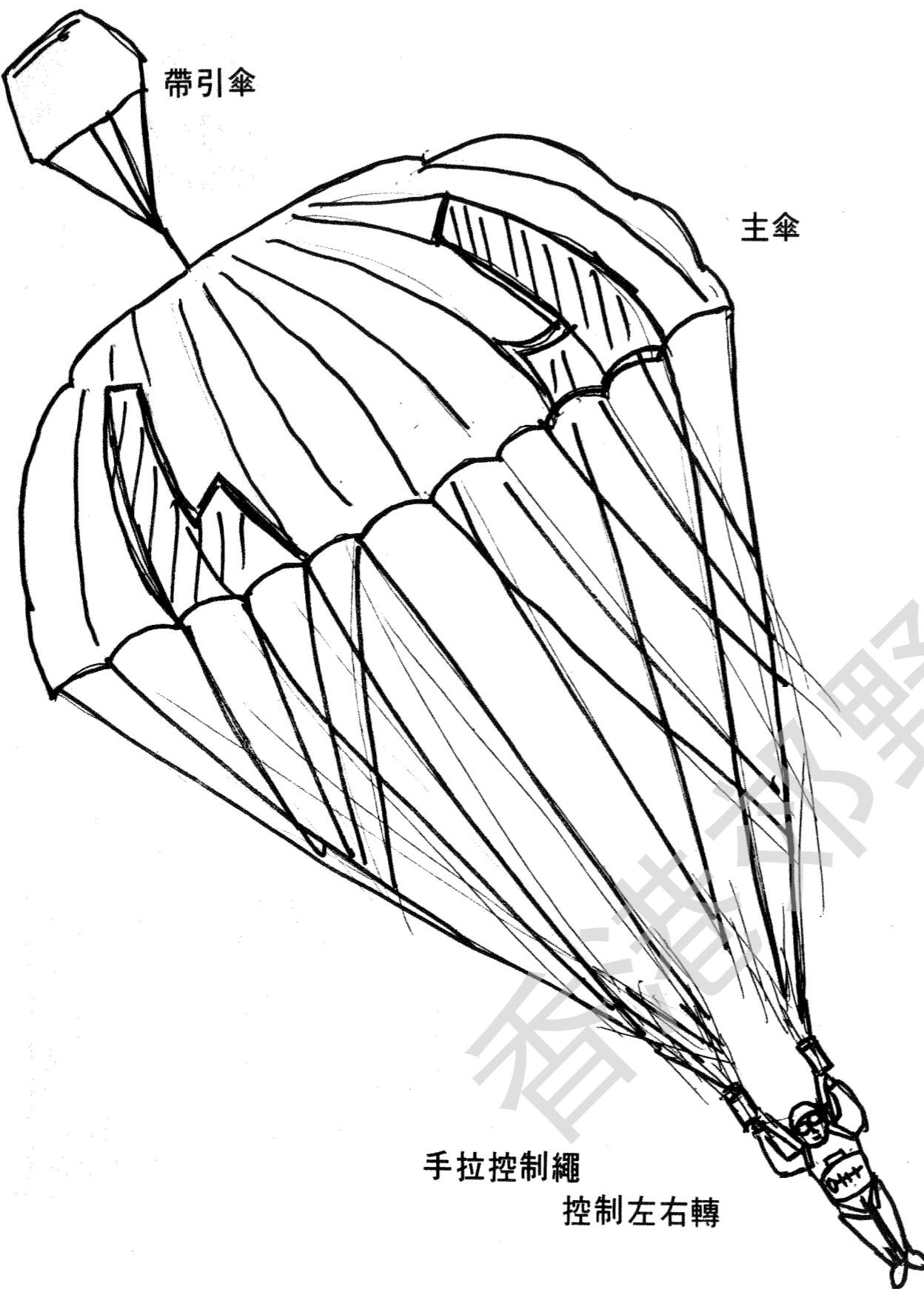
(Parachute Landing Target) 草坪向八鄉警署方面吹去，起初離地數百呎左右我還以為自己會跌落在直升機場的直升機螺旋槳上。可惜，更慘的是風還在吹，現在見到在我脚下的是農田，村屋及河溪。我用盡方法左右控制也不能將降傘拉前數百碼而降落在機場上。瞬間我將會跌在正耕種中的農民頭上或是跌進糞池內也未能預料，但是我現在正忙於找尋一個著陸點，否則真的會被掛在樹上，可幸我及時發現背後有一座平房木屋，屋頂平坦闊大是一個良好的著陸點，於是迅即以雙手狂拉控制繩，使降傘的兩個轉向筒關閉，隨即向後降落，在離屋頂四、五呎左右，我便做一個跳傘落地姿勢 (Parachute Landing Fall)，雙腿合攏微曲，雙手靠合在面

前以防墮地時撞斷手肘，結果「砰」的一聲巨響，臀側首先撞落在瀝清的屋頂上，然後全身翻滾以減低下跌的撞擊力，隨即爬起來，但見好奇的村童都走過來觀望，屋主則穿著睡衣睡眼矇矓的從屋裏跑出來大叫：「喂！甚麼事，飛碟降落嗎？」我笑道：「不是第三類接觸，無事無撞穿屋頂。」隨即忍著臀部的痛楚從屋頂跳下來將散在叢林中的降傘收拾好，友善的屋主還為我打開籬笆的木門讓我一拐一拐地步出他的家園，懷著既緊張又興奮的心情沿著機場的鐵絲網步返香港跳傘會的訓練中心 (Joint Services Parachute Centre) 完成了我有生以來的第一次跳傘活動。

本文由51頁開始

(下期續完)





## 凌空比翅

莊威

你曾經嘗試過高台跳水嗎？  
你會處身懸空萬刃之緣嗎？  
你曾經乘飛機遨遊空中嗎？  
你曾在彈床上凌空飛躍嗎？  
凌空飄忽和高空的恐懼，實在不比跳傘來得厲害。



筆者正準備首次之升空和降落